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春居士。一偈傳衣。爲六代祖。南遷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爲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振。乃有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峻峻。啓迪

英靈納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徧爐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畧太多。不見六祖大舍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菴。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叙。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 法海 集

略序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香氣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受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爲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爲說戒。西國

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竺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識。以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至唐儀鳳元年丙子是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實林道場。亦先是西罔知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羹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嘆

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爲額。遂爲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爾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爾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筭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壅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龍骨至己卯。寺罹兵火。因失。未知所之。師墜腰石鑄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爲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泥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爲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遁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又張商英亟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菴。有居人馮茂。以山施師爲道場焉。以此考之。側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名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度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曰。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

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予曰。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此喻得底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

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吾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

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々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獼猴汝亦作偈。

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偈。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此依黃梅山祖偈。正作惹字。或有非。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缺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入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々惟傳本體。師々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慧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亦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櫂自搖。慧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櫂。五祖云。合是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々々。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獷。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慧明至提掇不

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慧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

明回至嶺下。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衆咸以爲然。慧明

後改道。明避師上字。

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

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遂。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旛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

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果。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能剃髮願事爲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

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々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

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閼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

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閭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

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損。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々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小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

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不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脩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吾祖師有過。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速。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處。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慧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

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心身存。性去心身懷。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淨清。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 慧 一 體 第 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惠別。定惠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

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靜。若靜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詬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曾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衆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兒。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眞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生。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

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

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憍誑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痴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廻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之中。不染善惡。此名圓

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士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尙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晋武侯玄孫曹寂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吉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房。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

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一切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々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

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々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々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々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擎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

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又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

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一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

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々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控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闢禪宗。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遽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

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

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迦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月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囑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禪師說諸惡不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廻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無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漸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

誠吉
州太

也和人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傳師衣爲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

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々々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說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々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一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

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捨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々々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難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吾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慙。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通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業。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

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惑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

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々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知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明。托疾

毘耶闍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園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鏡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

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即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空。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

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

玄宗八月即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爲開元。先天即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

命門人住新州國

恩寺建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汝等盡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禮畢。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眞

不以見於眞

若見於眞者

是見盡非眞

若能自有眞

離假即心眞

自心不離假

無眞何處眞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眞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是見

即是眞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々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千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

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大師七月八

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娑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婆塞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密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密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娑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

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々法生。心滅種々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眞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嬌性本是淨性因

除嬌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罪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詔新三郡官僚泊門人緇白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胸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禪師法寶壇經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贖曰。如何處斷。贖曰。若以國法論理須

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絳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宗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尙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宋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諡大鑑眞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眞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鑑眞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諡眞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

六祖禪師自開元元年癸丑歲示寂。至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得五百七十八年矣。

壇經乃述六祖禪師本末。與夫接門弟子問答之語。其辭直截。豁露分明。示人更無隱語。達磨而下。最爲奇特。可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捷徑。但其間別有一句。雖不出於文字語言之外。却不在於語言文字之中。試問諸人。還讀得麼。若讀得出。立地化凡成聖。其或未然。且只循行數墨。亦福不唐損。秋谷長老損財入梓流通。撒向諸人面前。直是老婆心切。不知誰解體。悉此意耶。所南翁跋。

法寶壇經乃是佛祖骨髓。直截根源。了無枝葉。如日麗天。靡所不照。如水歸海。同一鹹味。見者飲者。莫不具足。

報國秋谷老師刊板印施。以廣其傳。欲令學般若菩薩頓悟心宗。令趣覺地。雖然。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謂老盧末後句。此卷向甚處得來。延祐丙辰三月日。瑞光瞻拜書。